基于稀疏度自适应和位置指纹的可见光定位算法

徐世武^{1,2}, 吴怡¹*, 王徐芳¹**

¹福建师范大学医学光电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福建省光子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福州 350007; ²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摘要 基于可见光通信的指纹定位,提出一种低复杂度、稀疏度自适应的压缩感知算法。首先,利用位置指纹的稀 疏性,将定位问题转换为稀疏矩阵的重构问题。其次,根据重构的残差值,自适应地计算近邻值。最后,详细分析 指纹采样间距、信噪比、调制带宽及发射功率对定位误差的影响,详细分析所提定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最优近邻 值的分布、发光二极管个数及最大近邻指纹数对定位误差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定位算法的平均计算时间 低、定位误差小,当信噪比为 10 dB,指纹点之间的间距为 40 cm 时,所提定位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为 1.56 cm,显著 低于现有的同类算法。

关键词 光通信;可见光通信;接收信号强度指示;位置指纹;室内定位;压缩感知
 中图分类号 TN929.1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788/AOS202040.1806003

Visible Light Positioning Algorithm Based on Sparsity Adaptive and Location Fingerprinting

Xu Shiwu^{1,2}, Wu Yi^{1*}, Wang Xufang^{1**}

 $^{-1}$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Key Laboratory of Photonics Techn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² Concord University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low-complexity, sparsity adaptive compressed sens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based on fingerprint localization of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First, the localization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a sparse matrix reconstruction problem based on the sparsity of location fingerprints. Second, the nearest neighbor value is adaptively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ed residual value. Finally, the impact of fingerprint sampling interval, signal-to-noise ratio, modulation bandwidth, and transmission power on positioning error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Moreover, the time complexity, distribution of the optimal nearest neighbor values, number of the light-emitting diodes, and maximum number of nearest neighbor fingerprints of the proposed positioning algorithm on positioning errors are also analyz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positioning algorithm has comparatively low average calculation time and small positioning error. When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fingerprints are 10 dB and 40 cm,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of the proposed positioning algorithm is 1.56 cm,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existing algorithms.

Key words optical communication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location fingerprint; indoor localization; compressed sensing

OCIS codes 060.2605; 230.3670; 220.4830

1引言

目前,针对室内定位系统的无线通信技术主要

有可见光通信(VLC)、射频识别(RFID)、无线保真 (WiFi)、无线传感器网络(WSN)、蓝牙及超宽带 (UWB)等^[1-2]。与其他无线通信技术相比,VLC具

收稿日期: 2020-05-08; 修回日期: 2020-06-01; 录用日期: 2020-06-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871131,61701118,61901117,615711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海峡联合基金(U1805262)、福建省科技计划(2019J01267)、福建省高校产学合作项目(2018H6007)、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补助资金(ZHHY-2020-3)、福建省光电传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2018003)

^{*} E-mail: wuyi@fjnu.edu.cn; ** E-mail: fzwxf@fjnu.edu.cn

有 5 个优点:VLC 的工作频段是可见光频段,不存 在电磁波辐射,可直接应用在一些禁止电磁波辐射 的区域,如手术室、加油站等;相比 WiFi 热点,发光 二极管(LED)的布局密度大,存在视距通信,多径 干扰小;为了满足照明需要,室内 LED 通信的信噪 比高;除了可实现室内定位系统,LED 还可以满足 高速率的通信要求,VLC 有望成为下一代的无线 通信技术;基于 LED 的室内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 米级。

常见的室内定位方法主要有到达时间(TOA)、 到达角度(AOA)及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1-2]。 采用 TOA 实现室内定位需要收、发双方之间高精 度的时钟同步,通常的硬件设备很难达到要求。采 用 AOA 实现室内定位需要布置多天线阵列,这会 增加一定的硬件成本。设备读取 RSSI 值简单,无 需增加硬件成本,RSSI成为室内定位研究的热点之 一。LED 通信服从 Lambertian 辐射模型,可根据 Lambertian 辐射模型得到目标与 LED 之间的距 离,进而通过三边测量法^[3]、最小线性二乘法^[4]、牛 顿迭代法^[5]及极大似然法^[6]等实现目标的定位。由 于最小线性二乘法容易引入近似误差,为了降低近 似误差,文献「4]提出了一种非线性估计(NE)方法。 文献「7]提出一种模拟退火粒子群优化(SSA-PSO) 算法来求解定位目标函数,定位误差较低。基于 RSSI 测距的可见光定位(VLP)需要依赖 Lambertian 辐射模型,但实际应用时很难得到高精 度的 Lambertian 辐射模型。而基于位置 RSSI 指纹 的 VLP 无需依赖 Lambertian 辐射模型,可以有效 地解决获取 Lambertian 辐射模型参数难的问题^[8]。 指纹定位一般有 RSSI 指纹库的构建与定位两个阶 段^[9-10]。K最近邻(KNN)是常用的指纹定位算 法^[11],当K个指纹点采用不同的权重时,这种方法 就是加权 K 最近邻(WKNN)指纹定位算法, RSSI 向量之间的测距通常采用欧氏距离(ED)^[12-14]。文 献[15]详细分析了 WKNN 算法中采用不同的权重 计算方法对定位精度的影响,实验表明,基于方弦距 离(SCD)的 WKNN 算法的定位误差显著低于 ED。 在满足可稀疏性的前提下,未知信号能否从低维的 数据中精确地重构出高维数据,压缩感知为其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16-17]。由于位置指纹的分布 满足天然的稀疏性,因此压缩感知为指纹定位提供 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案。文献[18]利用正交匹配追踪 (OMP)算法^[17]确定光的重叠区域,再结合 KNN 算 法确定目标的坐标。文献[19]针对 VLP 问题,提出

一种四稀疏度的再加权 *l*₁ 范数最小化(RW*l*₁M)指 纹定位算法。

针对已有基于 VLC 的指纹定位,采用固定的 近邻值 K,如文献[12]提出 K=3,基于 WKNN 算 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最小;文献[13]提出 K=2,基于 KNN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最小;文献[14]提出K= 3,基于 WKNN 算法的定位误差的标准差最小,定 位的稳定性最好;文献[15]提出 K=4,基于 WKNN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最小。以上算法都有 个共性,即采用固定的近邻值,通过大量的样本训练 可以得到一个固定的 K 值,使平均定位误差最小, 但平均定位误差最小并不意味着所有定位点的误差 都最小。本文利用位置指纹的强稀疏性,提出一种 复杂度低、稀疏度自适应的压缩感知(LCSACS)算 法,将定位问题转换为稀疏矩阵的重构问题。

2 压缩感知的基本理论

压缩感知重构的目的就是根据测量矩阵 $\boldsymbol{\Phi} \in \mathbb{R}^{M \times N}$, *M*为 LED 的个数, *N*为指纹点的个数, 利用低维的观测向量 $Y \in \mathbb{R}^{M \times 1}$ 重构出高维的未知向量 $X \in \mathbb{R}^{N \times 1}$,表达式为

$$\boldsymbol{Y} = \boldsymbol{\Phi} \boldsymbol{X}_{o} \tag{1}$$

当 *M*≪*N* 时,(1)式是一个欠定方程组,无法直 接求解。因此向量 *X* 能够被准确重构的前提条件 是其满足稀疏性。位置指纹具有天然的稀疏性,基 于压缩感知的指纹定位实质是找到与目标匹配的 *K* 个指纹点,进而采用加权质心的方法得到目标的 坐标,即向量 *X* 中除了 *K* 个值非零,其余元素的值 为 0。当信号 *X* 为稀疏度为 *s* 的向量,则可以利用 最小二乘法求解出向量 *X*^[16],即

$$\boldsymbol{X} = (\boldsymbol{\Phi}^{\mathrm{T}} \boldsymbol{\Phi})^{-1} \boldsymbol{\Phi}^{\mathrm{T}} \boldsymbol{Y}_{\circ}$$
(2)

3 LCSACS 算法设计

3.1 指纹定位模型

基于 LED 通信的指纹定位模型如图 1 所示, M个 LED 均匀布置在距离地面 3 m 的天花板上, N个指纹点均匀布置在距离地面 1 m 的水平面上, θ_n 表示第 n 个指纹点的坐标, n = 1, 2, ..., N, 指纹点 之间的间距用 S 表示。因目标在特定的时间只能 出现在一个位置, 且与该位置直接相关的指纹点 非常少, 即 $K \ll N$, K 值与稀疏度 s 对应。因此可 以将定位问题转换为稀疏矩阵的重构问题。

3.2 测量矩阵

在离线阶段,目标放置在指定的 N 个指纹位



$$\boldsymbol{\Phi} = \begin{bmatrix} \boldsymbol{\varphi}_1 & \boldsymbol{\varphi}_2 & \cdots & \boldsymbol{\varphi}_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varphi_{1,1} & \varphi_{1,2} & \varphi_{1,N} \\ \varphi_{2,1} & \varphi_{2,2} & \cdots & \varphi_{2,N} \\ \vdots & \vdots & & \vdots \\ \varphi_{M,1} & \varphi_{M,2} & \cdots & \varphi_{M,N} \end{bmatrix},$$

式中: $\boldsymbol{\varphi}_n$ 为第n个指纹点采集到M个 LED 的 RSSI 测量向量,即

$$\boldsymbol{\varphi}_n = [\varphi_{1,n} \quad \varphi_{2,n} \quad \cdots \quad \varphi_{M,n}]^{\mathsf{T}}.$$
 (4)
 $\varphi_{m,n}$ 的计算公式为

$$\varphi_{m,n} = 10 \log_{10} P_{m,n} , \qquad (5)$$

式中:*P_{m,n}*为第*n*个指纹点采集到第*m*个 LED 的 光功率值,*m*=1,2,...,*M*。

3.3 观测向量

在线阶段,第 t 个目标采集到 M 个 LED 的 RSSI 观测向量 $Y_t \in \mathbb{R}^{M \times 1}$,即

 $Y_{t} = [\varphi_{1,t} \quad \varphi_{2,t} \quad \cdots \quad \varphi_{M,t}]^{\mathsf{T}}, \qquad (6)$ 式中: $t = 1, 2, \cdots, Q, Q$ 为目标总个数。 $\varphi_{m,t}$ 的计算 公式为

$$\varphi_{m,t} = 10 \log_{10} P_{m,t} \,, \tag{7}$$

式中: $P_{m,t}$ 为第t个目标采集到第m个 LED 的光 功率值。

3.4 LCSACS 算法描述

针对定位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目标在定位区域中是随机运动的,如果指定一个 K 值,容易使定位误差大。为了进一步降低定位误差,提出一种LCSACS 算法,其实现流程如图 2 所示。利用 l_2 范数对输入的测量矩阵 $\boldsymbol{\Phi} \in \mathbb{R}^{M \times N}$ 和观测向量 $Y_i \in \mathbb{R}^{M \times 1}$ 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分别对测量向量 $\boldsymbol{\varphi}_n$ 与观测向量 Y_i 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分别满足 $\|\boldsymbol{\varphi}_n\|_2 =$

1, $\|Y_t\|_2 = 1$ 。*I* 表示索引集, $R \in \mathbb{R}^{M \times 1}$ 表示匹配的 残差。 K_{max} 表示算法迭代的最大次数, 即最大稀疏 度, 其值可以通过离线阶段的训练与学习得到。



图 2 LCSACS 算法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LCSACS algorithm

LCSACS 算法总体上可以分为 3 个步骤:1)建 立 Ψ ,即表达式 $\Psi = \max(\Phi^T Y_t, I); 2)$ 自适应计算 s 值,即图 2 虚线框所示;3)输出 $K \setminus I$ 、近邻值为 K 的 信号 $X_{K\times 1}$ 。步骤 1)的目的是得到 $\Phi^{T}Y_{t}$ 前 K_{max} 个 能量最大的值,按照顺序将其对应的索引集构成集 合I,并将测量矩阵 ϕ 对应索引集I的列提取出来, 组成新的测量矩阵 $\Psi \in \mathbb{R}^{M \times K_{max}}$ 。在步骤 2)中, $\Psi(:,1:s)$ 表示按照顺序取出前 s 列值。因目标的 坐标是未知的,无法以坐标作为先验信息,但目标的 RSSI观测向量是可以测量的。首先,通过重构的 RSSI 残差得到系数 $X_{K \times 1}$,其次,通过该系数计算目 标的坐标。因观测向量与坐标是一一对应关系,理 论上残差最小,定位误差也是最小的,条件语句 $\{(s>1)\&\&[R_{sum}(s)>R_{sum}(s-1)]\}$ 表示根据重 构的残差内积最小值输出最优的。值和对应的系数 $X_{K \times 1}$.

最后,根据步骤 3)输出的索引集 I,近邻值为 K 的信号 $X_{K\times 1}$,即 $X_{K\times 1} = \{ [\Psi(:, 1:K)]^T \times \Psi(:, 1:K) \}^{-1} [\Psi(:, 1:K)]^T Y_t$,计算第 t 个目标的 坐标 (x_t, y_t) ,即

$$(\boldsymbol{x}_{t},\boldsymbol{y}_{t}) = \frac{\sum_{i=1}^{K} \boldsymbol{X}_{K\times 1}(i) \boldsymbol{\theta}_{\boldsymbol{I}(i)}}{\sum_{i=1}^{K} \boldsymbol{X}_{K\times 1}(i)}, \quad (8)$$

式中: $\theta_{I(i)}$ 为按照索引集 I 找到对应 K 个指纹点的 坐标:i 为索引集对应的序号。

3.5 LCSAC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LCSAC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如表 1 所示。步 骤 1)中, $\Phi^{T}Y_{t}$ 的时间复杂度为O(MN),在N 个值 中寻找 K_{max} 个能量最大的值,时间复杂度为 $O(K_{max}N)$,将测量矩阵 Φ 对应索引集I的列提取出 来,新的测量矩阵 Ψ 的时间复杂度为 $O(MK_{max})$ 。步 骤 2)中,最小二乘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MK_{max})$ 。步 骤 2)中,最小二乘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S^{2}M)$,残差 内积的时间复杂度为O(M),最坏情况下s 需要遍 历 K_{max} 次。步骤 3)中,执行一次最小二乘法,最坏 情况为 $O(K_{max}^{2}M)$ 。基于 VLC 的 RSSI 位置指纹 具有强的可稀疏性,即实际参与定位的指纹数非常 少, $s \leq K_{max} \leq M \ll N$,因此 LCSACS 算法的时间复 杂度主要取决于N,步骤 2)与步骤 3)与N 值无关, 因此 LCSAC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来源于步骤 1),即建立 Ψ 的过程,近似为 $O(MN) + O(K_{max}N)$, 总体时间复杂度低。

表 1 LCSAC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Table 1 Time complexity of LCSACS algorithm

	1 2 0
Step	Theoretical complexity
1)	$O(MN) + O(K_{\max}N) + O(MK_{\max})$
2)	$O(K_{\max}^3 M) + O(K_{\max} M)$
3)	$O(K_{\max}^2 M)$
Total	$O(MN) + O(K_{\max}N)$

4 仿真分析

4.1 Lambertian 辐射模型

LED 的光辐射模型服从 Lambertian 辐射模型, 在仿真中,测量矩阵 $\boldsymbol{\sigma}$ 与测量向量 Y_t 由 Lambertian 辐射模型产生。在典型的室内 VLC 环境中,视距 (LOS)信号为主要成分,为了不失一般性,只考虑 LOS 传输的 Lambertian 辐射模型^[7,13,15,18-20],则接 收方接收到的光功率值为

$$P_{\rm r} = P_{\rm tr} \frac{A_{\rm PD}(\lambda+1)}{2\pi d^2} \cos^{\lambda}(\beta) T_{\rm s}g\cos\alpha, \quad (9)$$

式中: P_{tr} 为 LED 的发射功率;d 为收发双方之间的 距离; λ 为 Lambertian 阶数; A_{PD} 为光检测器的接 收面积; β 和 α 分别为辐射角和接收角; $0 < \alpha <$

4.2 参数设置

Lambertian 辐射模型的参数^[20]有 $T_s = g = 1$, $\alpha_{FOV} = \pi/2$, $A_r = 1$ cm², $\lambda = 1$ 。为了公平比对, Q = 200,即 200 个目标随机出现在面积为 4 m×4 m,距 离地面高度 1 m 的定位区域中。NE 算法^[4]的初始 解由最小线性二乘法产生,最大迭代次数为 20。 SA-PSO 算法^[7]的粒子群规模为 200,最大迭代次 数为 20,衰减参数为 0.5。基于 ED 的 WKNN (WKNN-ED) 算法^[12] 与基于 SCD 的 WKNN (WKNN-SCD)算法^[15]的 K 值为 4。OMP 算法^[17] 与 RW l_1 M 算法^[19]的稀疏度为 4。 $P_{tr} = 5$ W, M = 9,即 9 个 LED 均匀布置在面积为 4 m×4 m,距离 地面高度 3 m 的天花板上, LCSACS 算法中 $K_{max} = 4$ 。 **4.3 结果分析**

1) 定位误差的累积分布函数(CDF)

指纹采样间距 S = 40 cm,当信噪比 R_{SN} 分别取 10 dB 与 20 dB 时,7 种算法的定位误差累积分布分 别如图 3、4 所示。从图 3、4 可以看出,LCSACS 算 法的定位误差累积分布明显优于 NE、SA-PSO、 WKNN-ED、WKNN-SCD、OMP 及 RW l_1 M 算法。 由于 WKNN-ED 与 WKNN-SCD 算法是直接采用 RSSI 向量之间距离度量的方法实现定位的,NE 与 SA-PSO 算法是基于测量收发双方之间距离的定位 算法,这 4 种算法的定位误差受噪声的影响较大,在 低信噪比条件下,定位误差较大。LCSACS、OMP 及 RW l_1 M 算法是基于压缩感知的指纹定位,从 图 3 可以看出,受到噪声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图 4 可以看出,当 R_{SN} =20 dB时,NE 与 SA-PSO 算法的定位误差累积分布优于 WKNN-ED、 WKNN-SCD、OMP 及 RW l_1 M 算法,NE 与 SA-PSO 算法是基于收发之间测距的定位算法,无需离 线采集指纹点,定位算法简单,测距的精确度取决于 Lambertian 辐射模型的精确度。但在实际应用中, 要精确获得 Lambertian 辐射模型的关键性参数是 很难的,模型的不精确使定位误差过大。在 R_{SN} 取 值较低的情况下,NE 与 SA-PSO 算法的定位误差 也较大。



Fig. 4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positioning errors under $R_{ss} = 20$ dB

2) 信噪比 R_{SN} 的影响

当S = 40 cm 时,平均定位误差随 R_{SN} 的变化 曲线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当 R_{SN} 为 5 dB~ 20 dB 时,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明显优于 NE、SA-PSO、WKNN-ED、WKNN-SED、OMP 及 RW l_1 M 算法。当 R_{SN} 大于 25 dB,NE 与 SA-PSO 算法的定位误差较小,然而前提条件是需要精确的 Lambertian 辐射模型,这在实际应用中是很难实现 的。LCSACS、WKNN-ED、WKNN-SCD、OMP 及 RW l_1 M 算法是基于位置指纹的定位算法,在实际 应用中,通过指纹点的 RSSI 信息,无需计算指纹点 与 LED 发射端之间的距离,因此无需依赖 Lambertian 辐射模型,且在相同的环境中,指纹点 与待定位点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噪声的影响。

3) 指纹采样间距 S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当 R_{SN} =20 dB时,平均定位误差随S的变化 曲线如图 6所示。可以看出,NE与 SA-PSO 算法 的定位误差与S 值无关,因此为常数。随着S 降 低,LCSACS、WKNN-ED、WKNN-SCD、OMP 及 RW l_1 M算法的定位误差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算法 的时间复杂度也相应变高。从图 6 还可以看出,与



图 5 R_{SN}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Fig. 5 Impact of $R_{\rm SN}$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WKNN-ED、WKNN-SCD、OMP及RWl₁M四种基 于位置指纹的定位算法相比,S越大,LCSACS算法 的优势越明显。因此,LCSACS算法可以在低密度 的指纹分布情况下取得较低的定位误差,算法的复 杂度低。



图 6 S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Fig. 6 Impact of S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4)等效噪声带宽 B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LED 通信除了可以提供高精度的室内定位,也可以实现高速率的通信需求,因此有必要分析调制带宽对定位误差的影响。通过文献[21]中被广泛引用的噪声模型分析 LED 的调制带宽对定位结果的影响,在室内典型的 VLC 中,噪声 σ^2_{noise} 包括散粒噪声 σ^2_{shot} 与热噪声 $\sigma^2_{thermal}$,表达式分别为

$$\sigma_{\text{noise}}^2 = \sigma_{\text{shot}}^2 + \sigma_{\text{thermal}}^2, \qquad (10)$$

$$\sigma_{\rm shot}^2 = 2qR_{\rm PD}P_{\rm r}B + 2qI_{\rm bg}I_2B, \qquad (11)$$

$$\sigma_{\rm thermal}^{2} = \frac{8\pi k T_{\rm K}}{G_{0}} \eta A_{\rm PD} I_{2} B^{2} + \frac{16\pi^{2} k T_{\rm K} \Gamma}{g_{\rm m}} \eta^{2} A_{\rm PD}^{2} I_{3} B^{3},$$
(12)

式中:q 为元电荷量; R_{PD} 为光电检测器的响应度;k 为玻尔兹曼常数; T_{K} 为热力学温度; G_{0} 为开环增益; η 为光电检测器的固定电容; I_{bg} 为背景电流; Γ 为信道噪声因子; g_{m} 为场效应晶体管跨导; I_{2} 和 I_{3}

均为噪声带宽因子。噪声模型的参数设置^[21]: $T_{\rm K}$ = 295 K, $R_{\rm PD}$ = 0.54 A/W, G_0 = 10, η = 112 pF/cm², Γ = 1.5, $g_{\rm m}$ = 30 mS, I_2 = 0.562, I_3 = 0.0868, $I_{\rm bg}$ = 5100 μ A。

当 S=40 cm 时,等效噪声带宽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等效噪声带宽的增大,7 种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都增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等效噪声带宽的增大,信噪比降低,从而导致定位误差变大,调制带宽从 50 MHz 增大到 300 MHz,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显著低于 NE、SA-PSO、WKNN-ED、WKNN-SCD、OMP 及 RWl₁M 算法。



图 7 当 $P_{tr} = 6$ W 时, B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Fig. 7 Impact of B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under $P_{tr} = 6$ W

5) 发射功率 P_{tr}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当*S*=40 cm 时,采用(10)式的噪声模型分析 LED发射功率对定位误差的影响,结果如图 8 所 示。可以看出,随着发射功率的增大,7 种不同算法 的平均定位误差都降低,这主要是因为发射功率增 大,信噪比变高,从而定位误差变小。发射功率从 1 W 增大到 6 W, 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显



图 8 当 B=100 MHz 时, P_{tr}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Fig. 8 Impact of P_{tr}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under B=100 MHz

著低于其他6种算法。

6) LCSACS 算法的最优 K 值分布

当 $R_{SN} = 20$ dB 时,LCSACS 算法的指纹定位 最优 K 值的累积分布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大部 分目标的最优 K 值为 4,但并非所有目标的最优 K 值都取 4,因此采用固定的 K 值。K 取 4 时可以取 得最小的平均定位误差,但不代表每个节点的误差 都最小,因此采用自适应 K 值,这可以让不同的目 标得到最优的 K 值,从而进一步降低定位误差。从 图 9 还可以看出,当 S 取不同值时,最优 K 值的累 积分布情况相似。





Fig. 9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optimal K values

7) K_{max} 值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可以通过离线阶段的训练与学习得到一个最优的 K_{max} 值。影响位置指纹的定位误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采样间距 S 与信噪比 R_{SN} ,因此从 S 与 R_{SN} 分析 K_{max} 的最优取值,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可以看出,当 R_{SN} = 20 dB 时,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先随 K_{max} 增大而降低,当 K_{max} = 4 时,平均定位误差得到收敛。当 R_{SN} = 5 dB 和 R_{SN} = 10 dB 时,随着 K_{max} 的增大,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先降低后增高,拐点值为 4。这主要是因为随着 R_{SN} 降低,采集到的 RSSI 向量会逐渐偏离实际值,即使重构得到的残差值降低,但重构得到的RSSI 向量偏离真实值,从而导致定位误差大。结合以上分析和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得 LCSACS 算法的最优 K_{max} 值为 4。

8) LED 个数 M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随 M 值的变化 曲线如图 11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LED 个数的增 大,即观测值增大,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 逐渐降低。当 M=9 时,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趋于 收敛,因此 LCSACS 算法不需要高密度的 LED 布



图 10 K_{max} 对平均定位误差的影响

Fig. 10 Impact of K_{max}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Fig. 11 Impact of M on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局, 典型的室内 LED 布局即可满足高精度的定位结果。

9) 计算复杂度分析

定位实际发生于在线阶段,因此计算时间不考 虑离线指纹库的构建时间,只计算在线定位阶段所 需要的时间。假设 NE 算法迭代一次的时间复杂度 为 P_1 ,迭代收敛所需要的次数为 L_1 ,则 NE 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为 $O(L_1P_1)$ 。假设粒子群迭代一次的 时间复杂度为 P_2 ,迭代收敛所需要的次数为 L_2 ,则 SA-PSO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L_2P_2)$ 。假设求 解一次加权 l_1 范数最小化的时间复杂度为 P_3 ,迭 代收敛所需要的次数为 L_3 ,则 RW l_1 M 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为 $O(L_3P_3)$ 。WKNN-ED 与 WKNN-SCD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主要取决于 N 个指纹点距离里 的 K 个最小值,其时间复杂度为 O(KN),细微的区 别在于求解 ED 与 SCD 距离。OMP 算法每次迭代需 要执行一次 $\Phi^{T}Y_i$,其时间复杂度为 O(KMN)。

当 R_{SN} =10 dB,S=40 cm 时,重复定位 200 次 的平均计算时间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相比 OMP 与 RW l_1 M 两种基于压缩感知的重构算法,及 NE、 SA-PSO 两种迭代算法,LCSACS 算法的平均计算 时间显著降低;相比 WKNN-ED 与 WKNN-SCD 两 种算法,LCSACS 算法的平均计算时间较高,但平 均定 位 误 差 得 到 显 著 降 低;与 NE、SA-PSO、 WKNN-ED、WKNN-SCD、OMP 及 RW*l*₁M 算法相 比,LCSACS 算法的平均定位误差分别降低了 79.63%、84.36%、85.08%、81.49%、75.39%及 68.22%。

表 2	S 值相同时的平均计算时间	
-----	---------------	--

Table 2 Average computing time when S value is same					
Algorithm	Theoretical complexity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cm	Average computing time /ms		
LCSACS	$O(MN) + O(K_{\max}N)$	1.56	37.27		
NE	$O(L_1P_1)$	7.66	323.69		
SA-PSO	$O(L_2P_2)$	9.98	1519.26		
WKNN-ED	O(KN)	10.46	18.04		
WKNN-SCD	O(KN)	8.43	19.76		
OMP	O(KMN)	6.34	73.75		
RWl_1M	$O(L_{3}P_{3})$	4.91	661.67		

从图 6 可以看出,即使在 S 取值较大的情况 下,LCSACS 算法依然可以取得较低的定位误差, 因此如果取得相近的定位结果,LCSACS 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将得到显著降低。当 $R_{SN} = 20$ dB 时,S 取 不同值时的平均计算时间如表 3 所示,其中 NE 与 SA-PSO 算法与 S 值无关。在取得相近的定位结果 前提下,与 NE、SA-PSO、WKNN-ED、WKNN-SCD、OMP 及 RW l_1 M 算法相比,LCSACS 算法的 平均 计算 时 间 分 别 降 低 了 86.12%、98.11%、 78.71%、80.47%、88.02%及 97.83%。

表 3 S 值不同时的平均计算时间

Cable 3	Average	computing	time	when	S	value	ie	different
lable 5	Average	computing	ume	wnen	5	varue	15	amerent

Algorithm	S /cm	Average positioning error /cm	Average computing time /ms
LCSACS	50	1.39	26.31
NE		1.89	189.62
SA-PSO		1.67	1393.29
WKNN-ED	10	2.65	123.61
WKNN-SCD	10	1.99	134.78
OMP	20	2.36	219.65
RWl_1M	20	2.30	1217.23

5 结 论

在可见光通信的位置指纹定位算法的基础上,

针对位置指纹的强稀疏性,提出一种低复杂度、稀疏 度自适应的压缩感知算法,将定位问题转换为稀疏 矩阵的重构问题。仿真结果表明,LCSACS算法的 平均计算时间低、定位误差小,在低信噪比下,依然 能够实现较低的定位误差。与WKNN算法、基于 Lambertian辐射模型测距的算法相比,基于压缩感 知的算法在实现指纹定位时受噪声的影响较小。详 细调查了指纹采样间距、信噪比、调制带宽及发射功 率对定位误差的影响,详细分析了LCSACS算法的 时间复杂度、最优近邻值的分布、LED个数及最大 近邻指纹数对定位误差的影响,所得结果可为实际 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 Zafari F, Gkelias A, Leung K K. A survey of indoor localiz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J].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2019, 21(3): 2568-2599.
- Zhuang Y, Hua L C, Qi L N, et al. A survey of positioning systems using visible LED lights [J].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2018, 20(3): 1963-1988.
- [3] Wu Y X, Liu X W, Guan W P, et al. High-speed 3D indoor localization system based 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sing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J].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8, 424: 177-189.
- [4] Gu W J, Aminikashani M, Deng P, et al. Impact of multipath refle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oor visible light positioning systems[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6, 34(10): 2578-2587.
- [5] Mathias L C, de Melo L F, Abrao T. 3-D localization with multiple LEDs lamps in OFDM-VLC system
 [J]. IEEE Access, 2019, 7: 6249-6261.
- [6] Zhou B P, Lau V, Chen Q C, et al. Simultaneous positioning and orientating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algorithm desig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J].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18, 67(12): 11790-11804.
- [7] Cai Y, Guan W P, Wu Y X, et al. Indoor high precision three-dimensional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7, 9(6): 7908120.
- [8] Guo X S, Shao S H, Ansari N, et al. Indoor localization using visible light via fusion of multiple classifiers[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7, 9(6): 7803716.
- [9] Lovón-Melgarejo J, Castillo-Cara M, Huarcaya-Canal O,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supervised learning

and metaheuristic algorith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luetooth-based indoor localization mechanisms [J]. IEEE Access, 2019, 7: 26123-26135.

- [10] Li F M, Zhang T, Liu K, et al. An indoor positioning method based onrange measuring and location fingerprinting[J].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9, 42(2): 339-350.
 李方敏,张韬,刘凯,等. 基于距离测量和位置指纹的室内定位方法研究[J]. 计算机学报, 2019, 42(2): 339-350.
- [11] Hu J S, Liu D W, Yan Z, et al.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weight K-nearest neighbor indoor fingerprint positioning [J].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019, 6(1): 891-897.
- [12] Van M T, Tuan N V, Son T T, et al. Weighted K-nearest neighbour model for indoor VLC positioning
 [J]. IET Communications, 2017, 11(6): 864-871.
- [13] Zhao C H, Zhang H M, Song J. Fingerprint based visible light indoor localization method [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18, 45(8): 0806002.
 赵楚韩,张洪明,宋健.基于指纹的室内可见光定位 方法[J].中国激光, 2018, 45(8): 0806002.
- [14] Xu S W, Wu Y, Su G D. Fingerprint matching and local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modulation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19, 56(9): 090601.
 徐世武, 吴怡, 苏国栋. 基于正交频分复用调制的可 见光通信指纹匹配定位算法[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 展, 2019, 56(9): 090601.
- [15] Alam F, Chew M T, Wenge T, et al. An accurate visible light positioning system using regenerated fingerprint database based on calibrated propagation model[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2019, 68(8): 2714-2723.
- [16] Donoho D L. Compressed sensing[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006, 52(4): 1289-1306.
- Tropp J A, Gilbert A C. Signal recovery from random measurements via orthogonal matching pursuit[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007, 53(12): 4655-4666.
- [18] Gligorić K, Ajmani M, Vukobratović D, et al.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based indoor positioning via compressed sensing [J].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2018, 22(7): 1410-1413.
- [19] Zhang R, Zhong W D, Qian K M, et al. A reversed visible light multitarget localization system via sparse matrix reconstruction [J].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018, 5(5): 4223-4230.
- [20] Wang P F, Guan W P, Wen S S, et al. High

precision indoor visible three-dimensional pos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immune algorithm[J]. Acta Optica Sinica, 2018, 38(10): 1006007.

王鹏飞,关伟鹏,文尚胜,等.基于免疫算法的高精 度室内可见光三维定位系统[J].光学学报,2018, 38(10): 1006007.

 [21] Komine T, Nakagawa M. Fundamental analysis for visible-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 using LED light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2004, 50(1): 100-107.